

20世纪50年代苏联博物馆学文献在中国的译介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Soviet Museological Literature in China in the 1950s

刘 迪

Liu Di

(江西省博物馆, 南昌, 330013)

(Jiangxi Provincial Museum, Nanchang, 330013)

内容提要: 20世纪50年代苏联博物馆学文献被大量译介至国内, 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苏联博物馆制度和模式的译介(1950—1952)、苏联博物馆技术的译介(1953—1956)、苏联博物馆学全面译介(1957—1959)。译介的文献类型包括专著, 法规、文件与报告, 论文, 陈列计划, 资讯; 文献主题涉及地志博物馆、藏品管理、陈列展览、群众工作、博物馆介绍五个方面。这一时期我国博物馆界自上而下地展开对苏联博物馆学的接受, 在此过程中也注意到将苏联博物馆经验与自身实际情况结合。

关键词: 苏联 博物馆学 译介 地志博物馆

Abstract: In the 1950s, a large amount of Soviet museological literature was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into China, roughly went through three stages: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Soviet museum system and model (1950–1952),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Soviet museum technologies (1953–1956), and the comprehensiv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Soviet museology (1957–1959). Types of literature translated included monographs, regulations, documents and reports, papers, exhibition plans, and information. The theme of the literature covered five aspects, including chorography museum, collection management, exhibition, mass work, and introduction of museums. During this period, Chinese museum community accepted Soviet museology top-down, while also paying attention to combining the experience of Soviet museums with its own practical situations.

Key Words: The Soviet Union; museology;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chorography museum

对中国而言, 博物馆属舶来品。博物馆概念最早经由《四洲志》的编译传入中国, 由此开启了博物馆观念与现象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序章。译介活动从一开始便参与到中国博物馆学史的构建当中。

纵观中国博物馆学史, 中外两种因素交互其中, 一是国人对博物馆的认识与思考, 一是国外博物馆观念的引入与移植。两者共同塑造着中国博物馆学的面貌。在外来博物馆思想引入中译介发挥着消除语

言壁垒的作用，而后续对译介成果的接受及实践转化，则体现出译介介入现实的力量，也影响了中国博物馆史的书写。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苏联博物馆学译介问题虽尚无专门研究，但在一些相关研究的语境中间或涉及：一是在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苏联博物馆事业与经验对中国影响时^[1-3]；二是在宏观评述中国博物馆学发展的整体过程中^[4-7]；三是在探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地志博物馆问题时^[8-9]。这些相关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20世纪50年代苏联博物馆学在中国的影响给出了宏观而辩证的判断，成为再研究的参照；但更多讨论了学术传播的结果及影响，而对译介本身的讨论着墨不多。

因此，本研究意义有二：一在博物馆史层面，展示这一时期博物馆样貌形成背后博物馆界对外来博物馆理论的接受过程；二在博物馆学史层面，检视中国博物馆学形成过程中的外来基因及其作用机制。

一、20世纪50年代苏联博物馆学文献在中国译介的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选择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同时，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访苏，向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直接请教党和国家建设经验，其中涉及文化教育的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中苏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吸收苏联新的文化作为我们建设新中国的指针，是中国人民目前的迫切任务”^[10]。这奠定了向苏联学习的政策方针。而“苏联是比中国早三十年就开始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1]，这也为苏联向中国传输经验提供了可能。

中国博物馆界学习苏联博物馆经验便是在此种背景下展开的。1950年6月，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主任王冶秋致函北京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要求与苏联有关博物馆建立联系，学习苏联经验^[12]。除致函、访问、留学等交流形式外，对苏联博物馆学文献的译介也成为获取苏联博物馆经验的重要途径。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交恶，两国学术交流冷却，自《文物》1960年第1期刊发译文《布拉格民族博物馆的考古陈列》后，再鲜有苏联博物馆学译文问世。对苏联博物馆学文献的译介集中于20世纪50年代。可见，选择20世纪50年代作为研究时段并非为了“取整”，而是在苏联博物馆学文献的译介问题上，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单元。

二、20世纪50年代苏联博物馆学文献汉译的文献类型

1. 专著

这一时期翻译苏联博物馆学专著6部，包括《博物馆藏品科学编目法》《博物馆藏品的管理》《苏联博物馆学基础》《莫斯科历史与建设博物馆》《博物馆藏品的保管与修复》《博物馆陈列的组织与技术》，出版时间集中于1957年至1959年，其中5部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2. 法规、文件与报告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组织翻译苏联1950年出版的具有工作经验总结性质的地志博物馆文件五种：《关于地志博物馆科学研究、搜集、陈列与文化教育工作基本条例》《地志博物馆的陈列方法——苏维埃时期之部》《地志博物馆苏维埃时期材料的搜集工作》《地志博物馆的陈列方法——革命前之部》《地志博物馆的陈列方法——自然之部》，印发全国各地文博机构学习参考。

此外，还译有《改善地方志博物馆的工作》《关于改善纪念博物馆现状的办法》《博物馆藏品的组成、补充、登记和调拨基本条例》《苏联国立爱尔米塔什（冬宫博物院）组织条例》等文件和法规。

3. 论文

这一时期翻译的苏联博物馆学论文主要发表于《文物参考资料》和《博物馆译丛》。此外，仅

《博物馆工作宣传资料（第一辑）》载译文1篇，且转载自《文物参考资料》。

《文物参考资料》（1959年起更名为《文物》）在20世纪50年代，除去《博物馆陈列的组织与技术》《博物馆藏品的保管与修复》两部专著的连载内容外，还刊发苏联博物馆学译文30余篇，地志博物馆建设、苏联博物馆介绍两个方面文章占比较高，此外译文还涉及博物馆教育、宣传、志愿者、观众等主题。

《博物馆译丛》共出版3辑，刊发苏联博物馆学论文17篇。第1辑两篇，均以藏品工作为主题；第2辑5篇，其中3篇与民族学博物馆和民族文物陈列相关；第3辑共10篇，其中5篇关于地志博物馆工作。

4. 陈列计划

《博物馆译丛》收录5篇苏联博物馆陈列计划：《高尔基省地志博物馆主题陈列计划（历史之部）》《高尔基省地志博物馆陈列结构（自然之部）》《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国立博物馆主题陈列计划（社会主义经济文化之部）》《杰出的集体农庄科学家T·C·马尔采夫制定的土壤耕作的新方法——苏联库尔干省地志博物馆主题陈列计划》《“苏联是各权利平等的民族的兄弟联盟”陈列室设计》。所谓陈列计划类似于陈列大纲，此类文献的译介是对论著的补充，以案例形式为中国博物馆陈列计划编制提供参考。

5. 资讯编译

20世纪50年代，苏联博物馆资讯的编译在国外博物馆资讯编译中占据较高比重。《文物参考资料》创刊伊始便设有“国外图簿介绍”栏目，介绍苏联青年博物馆、莫斯科红军博物馆、苏联革命博物馆、斯大林故居、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苏联科学院的研究所和博物院、托尔斯泰博物馆等，以及苏联博物馆举办的重要展览与活动。该栏目后更名为“国外图簿文物工作介绍”“国外图簿文物简讯”“国外简讯”等。1952年起“国外简讯”为不定期栏目，对国外资讯编译量减少，但也译介了一

些较为重要的苏联博物馆资料，如1958年第4期“国外简讯”由罗歌编译《关于苏联博物馆的一些最新统计数字》《苏联又一个新的博物馆诞生了》。

此外，《博物馆译丛》1958年第1辑也设置了“世界博物馆动态”栏目。

三、20世纪50年代汉译苏联博物馆学文献的主题

这一时期译介的苏联博物馆学文献在主题上较为集中，地志博物馆相关文献占比最大，其次为博物馆藏品管理、博物馆陈列展览、博物馆宣传与教育、苏联博物馆介绍。该时期翻译的《苏联博物馆学基础》分为六章，涉及四个主题：博物馆及其特征、博物馆藏品管理、博物馆的陈列工作、博物馆的群众工作。这也反映出该时期博物馆学文献的基本主题。在此以外的其他主题文献整体占比极小。

第一，地志博物馆主题。该主题译介文献数量最多，包括苏联地志博物馆文件5种、其他相关文件和报告及多篇论文。该时期选译的苏联博物馆学文献多与地志博物馆主题交织，形成交叉性的子主题，如《地志博物馆自然之部的搜集工作》《地志博物馆苏维埃时期征集工作的原则与方式》是藏品管理工作与地志博物馆的交叉，《地志博物馆的专业范围及其举办陈列的原则》则是陈列与地志博物馆的交叉。更可见地志博物馆主题在这一时期文献中的地位。

第二，藏品管理主题。译著有《博物馆藏品科学编目法》《博物馆藏品的管理》《博物馆藏品的保管与修复》3部，论文除上文提及的与地志博物馆相关的两篇外，还涉及藏品征集^[13]、特定藏品的管理^[14]。

第三，博物馆陈列展览主题。译著1部《博物馆陈列的组织与技术》，陈列计划5篇。该主题论文多与地志博物馆相关，另有一篇介绍了博物馆的流动展览。

第四，博物馆群众工作主题。可分为三个子主题：第一，博物馆观众，有《博物馆及其参观者》

《争取博物馆的高额观众数字》等；第二，博物馆教育，有《博物馆群众文化教育工作的形式与方法》《博物馆对学校的帮助》等；第三，博物馆宣传工作，有《地志博物馆宣传先进工作者的经验》《如何在地志博物馆宣传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纲领》等。

第五，苏联博物馆介绍主题。译著1部《莫斯科历史与建设博物馆》；论文多篇，涉及对苏联博物馆宏观情况与某一类型博物馆的介绍，而更多则是对具体博物馆的介绍，有高尔基博物馆、苏联人民艺术博物馆、沃龙涅什地志博物馆、苏联冬宫的“隐士宫博物馆”、列宁格勒冬宫艺术博物馆、斯大林礼品馆、列宁博物馆、莫斯科工艺博物馆等。

四、20世纪50年代苏联博物馆学文献汉译的三个阶段

理论上，学术译介作为学术交流的一种方式，弥合了读者与原作之间的语言差异，实现了思想和学术的传播。而20世纪50年代苏联博物馆学译介并非一种单纯的学术行为，较多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即译介以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为标准，这成为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接受中的一环，某种意义上苏联博物馆学文献的译介史也是意识形态史的组成部分。此时，译介本身便已成为接受的一环。十年间随着两国关系的变化，译介活动呈现出阶段性。

1. 苏联博物馆制度和模式的译介（1950—1952）

1950—1952年译介文献类型以论文和文件为主，论文均发表于《文物参考资料》，文献主题在1950年主要为苏联博物馆介绍，后续苏联地志博物馆译文逐渐增多；文件的翻译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包括《改善地方志博物馆的工作》《关于改善纪念博物馆现状的办法》和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翻译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所属文化教育机关事务委员会关于地志博物馆建设的5种文件。

这一时期对文件类文献及地志博物馆主题的偏好体现出对苏联博物馆制度和地志博物馆模式的学习。地志博物馆既是一套陈列体系，又是苏维埃博物馆学的具体化：“倾向性明显，主题现实，内容在政治上是敏锐的，并具有高度的思想理论水平，整个陈列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的基础之上的。”^[15]这也正符合新中国博物馆的意识形态和模式选择，具有强烈的除旧布新的意义。与此同时，《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一九五零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报告与一九五一年计划要点》和《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更是在官方层面上确认了对苏联博物馆制度和模式的接受。

2. 苏联博物馆技术的译介（1953—1956）

1953年2月，毛泽东在人民政协一届第四次会议上指出：“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16]中国向苏联的学习逐渐由强调学习理论、制度、模式转向强调学习技术。

这一阶段中国博物馆领域也更关注对苏联博物馆技术层面的学习，具体表现为《博物馆陈列的组织与技术》和《博物馆藏品的保管与修复》两部苏联博物馆学著作在《文物参考资料》上的连载，陈列设计和藏品管理均属博物馆中技术性较强的业务活动，其译介适应了当时中国博物馆工作的现实需要：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选定安徽、山东、河南、甘肃四省建立标准的地志博物馆。从上一阶段对地志博物馆的筹划转向这一阶段的实际建设，技术的运用在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也是在博物馆技术的支持下，到1957年，除青海、西藏两地外，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了博物馆，文化部门领导的博物馆有73个，其中地志博物馆有31个^[17]。

3. 苏联博物馆学全面译介（1957—1959）

1956年，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周恩来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委托国家计划委员会会同各有关部门在三个月内制

定1956至1967年的科学发展远景计划,《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涉及博物馆学在内的15个学科^[18]。

同年,苏共二十大之后,中苏两国之间出现分歧。毛泽东指出:“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19]

基于以上两重背景,博物馆学学科建设在政策的引导下逐步深入,对苏联博物馆学文献译介更为系统全面的同时,对苏联博物馆学的态度也逐渐从“以苏为师”转向“以苏为鉴”,对国外经验“须考虑具体条件,结合本馆特点,创造性地运用”^[20]。

《博物馆译丛》3辑和苏联博物馆学译著6部的出版代表着这一阶段苏联博物馆学文献译介的高峰。专门译丛的出现表明对苏联及国外博物馆学译介活动本身的重视,译著的集中出版说明博物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系统性受到关注,尤其《苏联博物馆学基础》的译介更是将苏联博物馆学的整体逻辑体系呈现给国内博物馆界,拓宽了中国博物馆界的理论视野。

五、20世纪50年代中国博物馆界对苏联博物馆学的接受

1. 对苏联博物馆学理论的接受

苏联博物馆事业和博物馆学是“牢固地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上”^[21],这构成了中国对其接受的意识形态基础,苏联对博物馆特征的认识以及研究、收藏、保管、陈列、群众工作的若干方法也在此基础上被接受,进而指导我国明确博物馆的基本性质、任务和发展方向,形成“博物馆是文化教育机构、是科学研究机构、也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的收藏所”^[22]这一重要认识。

对苏联博物馆学理论的接受既形成了观念上的成果,也以学术专著的形式呈现,傅振伦在编著《博物馆学概论》的过程中接受与吸取了这一时期大量的苏联博物馆学译介成果:“1952年学习了文

化部文物局翻译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所属文化教育机关事务委员会关于地志博物馆的社会文化工作参考资料五种;1956年又有机会阅读了文物管理局翻译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博物馆科学工作研究所主编的《苏联博物馆学基础》初稿,继之又参加了第一次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研读了所发的全部文件,包括中国博物馆工作者访苏代表团的报告书。同年夏季参考这些重要材料以及文物局所编辑的《文物参考资料》中的有关材料,写成了这本《博物馆学概论》。”^[23]

此外,博物馆工作者在思考一些理论问题时也表现出对苏联博物馆学的接受,如在讨论地志博物馆陈列中如何使全国性性与地方性配合^[24]、博物馆陈列中“景观法”^[25]等问题时,运用了苏联博物馆案例,借鉴了苏联经验。

2. 实践领域对苏联博物馆学的接受

20世纪50年代中国博物馆在实践领域广泛地接受了苏联博物馆学,中国博物馆具体工作的诸多方面和环节受其影响,形成不同以往的崭新面貌。

第一,藏品征集。河南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在拟定征集提纲前,“首先学习苏联博物馆的材料”,“又反复的研究了苏联博物馆的搜集工作经验”^[26]。浙江博物馆在“学习了苏联地志博物馆的材料后,认识到充分依靠社会力量的协助是推动博物馆科学研究工作益趋完善的工作方法之一”,并“把这一精神贯彻到自然之部的水产展览及收集工作中”,依靠社会力量采集标本^[27]。陕西省博物馆则引入苏联“博物馆之友”的观念以解决调查、征集工作中的困难,但由于苏联博物馆之友的具体办法介绍不够充分,只能“边摸索边进行”^[28]。

第二,群众工作。上海博物馆“吸收苏联及兄弟馆的经验”,探讨怎样对各种不同阶层的观众采用不同的讲解方式,并组成几个研究讲解方式、方法的专题小组^[29]。东北博物馆“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建议,并在学习了苏联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开始举办流动展览”,以解决有限的博物馆陈列与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间的矛盾^[30]。

第三，组织机构。这一时期，我国博物馆的组织机构学习苏联国家革命博物馆、国家历史博物馆等大型博物馆经验，基本形式是按博物馆特有的活动形式和工作方法分工的，即设立陈列部、保管部、群众工作部三个部门^[31]。

第四，地志博物馆建设。这一时期地志博物馆建设是中国博物馆事业的重点，此方面从概念到实践均体现出对苏联博物馆学的接受：“苏联的经验给我们指出了地志博物馆的性质、任务和陈列的工作方法、陈列的原则和主要内容；这样，就使我们在进行这一工作时，避免了多走弯路。”^[32]山东博物馆以苏联地志博物馆为榜样，于1956年初步完成自然、历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三部分基本陈列，随后各地区地志博物馆又吸取山东博物馆经验，开展陈列展览工作。

3. 20世纪50年代中国博物馆界对苏联博物馆学接受的特点

第一，从上自下的接受。20世纪50年代对苏联博物馆学的译介有着强烈的官方背景，同时也从上至下地不断推动对苏联博物馆经验的接受和学习。在1956年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上，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和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局长王冶秋在发言中均专门谈到学习苏联博物馆经验的问题。郑振铎指出：“学习苏联和先进国家经验。在陈列方面，保管方面，修整方面，都应该尽量的吸取其先进经验。特别在博物馆的科学研究工作方面以及为科学研究服务方面。”^[33]王冶秋谈道：“有关苏联博物馆工作的书籍，虽然译出的还不多，但是有些人根本没有翻；有些人学习了，但没有研究如何贯彻到实际中。我们如果能够重视总结推广工作中的先进经验，学习外国博物馆，尤其是学习苏联博物馆的先进工作经验，并加以运用，就可以加快提高自己，改进工作，这也就是‘迎头赶上’。”^[34]各地博物馆随之响应，如黑龙江省博物馆提出较为具体的“学习内容、方法及规划”，为了更好地学习苏联经验，“组织俄文学习班”^[35]。这种自上而下的推进使学习苏联经验具有了体制化的保障。同年，全

国地志博物馆工作经验交流会议上王冶秋再次强调向苏联学习，并介绍了苏联博物馆在陈列设计和材料搜集等方面的经验^[36]。

第二，对苏联博物馆经验的接受与自身实际情况相结合。在学习苏联过程中有“教条主义的生搬硬套苏联博物馆方针与工作方法的倾向”^[37]，而更多地还是考虑到苏联经验与自身实际情况的结合。于鸿志在学习苏联地志博物馆问题上认为：“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建立和发展地志博物馆是完全必要的；但这并不是说所有博物馆都应该是清一色的，各个地方建立的都应该是地志博物馆。”^[38]而中国地志博物馆中的民主建设之部有别于苏联博物馆苏维埃时期之部的模式，也与当时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国情相符^[38]。此外，在学习苏联博物馆组织机构上，三部制的组织分工在实行中产生了诸如编制要求过大、工作积压、机构层次多等问题，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韩绍诗均提出根据馆情对博物馆的组织机构进行调整的想法。

20世纪50年代我国博物馆界对苏联博物馆学文献译介的接受是即时的。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再无对苏联博物馆学文献的翻译。对于苏联博物馆学的态度也发生了极大转变：一些人将之归为“修正主义”，大肆批判，并要求肃清。也有如王冶秋坚持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苏联博物馆学：“既不能像以前那样全盘肯定，也不能像现在这样全盘否定，而是要加以分析。”^[39]改革开放以来，20世纪50年代苏联博物馆学文献译介的长尾效应有所显现，这一时期的译文被研究者更多作为史料引用。

六、结语

对中国而言，博物馆学具有舶来性，在不断本土化、扎根中国的同时，其发展的各个阶段无时不在吸收来自域外的学术成果和经验，而译介就是传输养分的脐带。中国博物馆学在发展中也生成了极强的包容性：中外博物馆学因素的不断交织，遂成传统与脉络，以至成为当今的样貌。

和其他阶段相比,20世纪50年代对苏联博物馆学文献译介的数量和系统性都是空前绝后的,且对中国博物馆理论和实践均产生深远影响,表现在三个层面:第一,在制度上,引入了以三部一室、学术委员会等为代表的行之有效的体制,推进了中国博物馆制度构建和模式的新旧转换;第二,在理论上,引入了一套完整的博物馆学体系,奠定了当时中国博物馆学科学化的理论基础,并引领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博物馆理论与实践的融合;第三,在技术上,引入了关于陈列设计、藏品保管等方面成熟而

先进的工作经验,加速了当时中国博物馆的建设。时至今日,中国博物馆的理论与实践仍留有那一时期苏联博物馆学的烙印。

随着近代博物馆现象走出西欧,扩展至全球,博物馆学也在世界各地发展开来,但由于各地社会现实和博物馆情况的差异,博物馆学表现出多样性。这也构成了对话的必要与可能,译介活动在中国与世界的学术对话中仍十分重要。我们也应当输出中国博物馆学话语,与世界分享中国博物馆界的智慧。

参考文献

- [1] 刘建美. 新中国初期对苏联博物馆经验的学习和借鉴[N]. 中国文物报, 2007-09-07(6).
- [2] 刘建美. 新中国成立初期与前苏联文物工作的交流[N]. 中国文物报, 2012-05-23(3).
- [3] 杨汶, 戴炜. 建国初期苏联博物馆事业对我国的影响[J]. 文史博览(理论), 2013(2): 9-12, 28.
- [4] 苏东海. 中国博物馆学研究综述[J]. 中国博物馆, 1993(4): 27-31.
- [5] 梁吉生. 博物馆学本土化发展及其今后路向[J]. 中国文物科学研究, 2006(1): 14-17, 34.
- [6] 徐玲. 中国博物馆学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反思[J]. 东南文化, 2014(5): 101-109.
- [7] 李慧竹. 博物馆学体系初探[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6.
- [8] 才璐. 建国十七年我国地志博物馆发展研究[D]. 长春: 吉林大学, 2011.
- [9] 赵慧君. 地方性或全国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地志博物馆宗旨变迁[J]. 博物院, 2017(4): 73-77.
- [10] 刘少奇. 刘少奇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的报告(1949年10月5日)[M]//陈夕. 中国共产党与156项工程.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5: 55.
- [11]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 中国科学院(上)[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4: 30.
- [12] 北京博物馆学会. 北京博物馆年鉴 1912-1987[M].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89: 215.
- [13] 俄罗斯文化部博物馆管理局. 苏联国立革命博物馆征集工作的经验[M]//博物馆科学工作研究所筹备处. 博物馆译丛: 1957年第1辑.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57: 1-9.
- [14] А·И·米海伊洛夫斯卡雅. 博物馆照片的保管和登记[M]. 陈国英, 译//博物馆科学工作研究所筹备处. 博物馆译丛: 1957年第1辑.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57: 38-52.
- [15] 阿·伊·米哈依洛夫斯卡娅. 博物馆陈列的组织与技术[M]. 宋惕冰, 译.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59: 4.
- [16] 毛泽东. 毛泽东在人民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的讲话[M]//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第20册. 北京: 国防大学出版社, 1986: 12.
- [17] 王宏钧. 中国博物馆学基础[M]. 修订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104-105.
- [18] 张琦. 建国初期第一次图书馆学发展规划研究——基于《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有关图书馆学规划的内容解读[J]. 国家图书馆学刊, 2017, 26(3): 80-86.
-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第2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550.
- [20] 博物馆科学工作研究所筹备处. 博物馆译丛: 1957年第1辑[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57: 188.
- [21] 罗歌. 坚决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从“博物馆学基础”一书译本出版所想起的[J]. 文物参考资料, 1957(8): 8.
- [22] 博集. 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发展我国博物馆事业[J]. 文物参考资料, 1957(11): 18.
- [23] 傅振伦. 博物馆学概论[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57: IV.
- [24] 韩绍诗. 我对在地志博物馆陈列中如何使全国性与地方性配合的几点意见[J]. 文物参考资料, 1956(9): 61-62.

- [25] 许维枢. 对于博物馆陈列中“景观法”的初步探讨[J]. 文物参考资料, 1957(6): 80-81.
- [26] 河南省博物馆是怎样进行搜集工作的[J]. 文物参考资料, 1953(10): 117.
- [27] 韦思奇, 王声源. 浙江博物馆和福建省博物馆筹备处依靠社会力量采集到很多标本[J]. 文物参考资料, 1955(10): 100.
- [28] 高仲毅. 陕西省博物馆的“博物馆之友”是怎样发展起来的[J]. 文物参考资料, 1956(8): 55.
- [29] 黎明. 上海博物馆对工人观众进行讲解的几点经验[J]. 文物参考资料, 1956(2): 64.
- [30] 朱子方. 严肃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右倾保守主义 大力开展博物馆的流动展览工作[J]. 文物参考资料, 1956(11): 63.
- [31] 韩绍诗. 谈地志博物馆的组织分工[J]. 文物参考资料, 1957(12): 73.
- [32] 山东省博物馆. 学习苏联经验更好地组织地志博物馆的陈列[J]. 文物参考资料, 1957(11): 19.
- [33] 郑振铎. 博物馆事业应该为科学研究服务——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开幕辞(提纲)[J]. 文物参考资料, 1956(6): 3.
- [34] 王冶秋. 发展博物馆事业, 为科学研究服务, 为人民群众服务!——在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上的发言[J]. 文物参考资料, 1956(6): 7.
- [35] 黑龙江省博物馆. 积极准备条件为加强博物馆的科学研究工作而奋斗——黑龙江省博物馆传达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精神总结报告[J]. 文物参考资料, 1957(4): 78.
- [36] 王冶秋. 文化部文物管理局王冶秋局长在全国地志博物馆工作经验交流会议上的发言记录[J]. 文物参考资料, 1956(9): 58-60.
- [37] 湘生, 似虹. 博物馆工作者为何迟迟不鸣? [J]. 文物参考资料, 1957(6): 78.
- [38] 于鸿志. 关于地志博物馆的几点杂谈[J]. 文物参考资料, 1957(7): 70.
- [39] 吕济民. 王冶秋与博物馆[M]//吕济民. 中国博物馆史论.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4: 218.

征订启事

《博物院》杂志是由中国科学院主管,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科学出版社)主办和出版, 首都博物馆、天津博物馆和河北博物院共同协办的国家级博物馆行业学术期刊。本刊主要栏目有专题探索、理论研究、博物馆实践, 涵盖与博物馆相关的以下学术研究成果: 博物馆学理论与博物馆史, 藏品征集与保管, 藏品修复与保护, 藏品研究, 展览与展评, 博物馆教育、宣传与文创, 博物馆管理、开放与安保, 博物馆建筑, 博物馆数字化与信息化, 与博物馆相关的历史与考古研究、古建筑和古遗址的保护与研究等。

2023年定价: 58元/期; 全年刊期: 6期; 全年定价: 348元。国际标准大16开本, 136面, 全彩印刷, 面向国内外发行。

订阅方式:

1. 邮局订阅, 邮发代码 80-603。
2. 科学出版社期刊发行部, 联系电话: 010-64017032, 010-64017539。
3. 淘宝店铺、微店店铺名称: 中科期刊(订阅或购买过刊均可)。
4. 扫描下方二维码:



5. 直接办理银行汇款, 指定汇款信息如下:

收款单位: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中国民生银行北京首体支行

银行账号: 0113014170012168